

Alma Brami

Sans elle

无他

〔法〕阿尔玛·布拉米 著

王春慧 译



无他

〔法〕阿尔玛·布拉米 著

王春慧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他/(法)布拉米著;王春慧译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1.8
ISBN 978-7-5321-4188-3

I. ①无… II. ①布…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53438 号

Sans elle © Mercure de France, 2008

through Dakai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1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0-785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策 划: 曹元勇

责任编辑: 李珊珊

封面设计: 王 慧

无 他

(法) 阿尔玛·布拉米著

王春慧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4.875 插页 2 字数 81,000

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188-3/I·3232 定价: 17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9211091

献给我所有死去的亲人
以及活着的亲人

我叫蕾阿,我还活着。

还活着,就是说在某个时刻本该死却没有死,之后,一切就结束了。我超越了死亡,抛开了死亡,别人取而代之了。

我叫蕾阿……蕾阿,色彩斑斓,有点粉,有点绿,有点蓝,多彩多姿……蕾阿,那么美妙,那么柔滑。

我叫蕾阿,就像洁白的乳汁。我叫蕾阿,我无法进入死亡的轮回了。即使我很想死,但还是用尽一切办法都死不了。

通常死亡与我们同在,伴随我们左右,或在我们面前,或在我们身边,或在我们周围。然后有一天,我们深陷其中,碰撞上死神,我们就死了。而我碰到过死神,可是在它抓住我之前,重新站了起来,我跑得那么快,它找不到我了。

于是死神找了别人陪伴它,是另外一个人,而不是我。从此我一个人前行,我的面前,我的身边,我的四周什么也没有了,我孤零零一个人,连死神也走开了。

刚开始,我的母亲非常高兴我能越过死亡。但问题是死神愤怒了,为了报复我,它选择了另一个人,那个人就是我的妹妹。

我没料到,也不知道。

我的母亲很不高兴,她不停地说,这不公平,她不该死啊。而我对此无能为力了……我当时并不知道,死神是在报复。我又想反正我还是会死的,只不过晚一点而已。我不知道姐妹之间可以替换,我真的不知道,否则我不会逃跑,我会接受的……会接受死亡的。

索莱娜,是最美丽最甜美的。她的名字比我的还要多彩。

母亲生下她的时候非常高兴,说要叫她索莱娜。因为索莱娜,是最美的烟火,是太阳流放的金块儿,像乳汁一样柔和。索莱娜,熠熠生辉,热情奔放。索莱娜,就是成千上万块闪烁的光片。

死神不再理会我了,它抓住索莱娜,这时候我停下来不跑了,我请求它还是抓我好了,告诉它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。但

死神说太迟了,不能后退了,还说我之前就该想到这一点。

我去找妈妈,告诉了她,把一切都告诉了她。她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,我知道她什么也没听明白,因为她问我:“可是索莱娜在哪儿呢,嗯?索莱娜,她在哪儿呢?”

我又给她讲了一遍,讲了全部的经过,重新想起这件事,我又哭了,妈妈也哭了。起初她是因为看见我哭所以哭了,接下来就是为了索莱娜而哭。我想扑进她的怀里,可是那里已经没有位置了,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,她的心里只有悲伤。

起初,只是她的怀里没有我的位置,但她的心里还有我,我还可以亲吻她的脸颊。然而很快,她的悲伤加剧,加剧,加剧,变得无边无垠了,悲伤占据了整个身体,占据了我在她心里的位置,剥夺了我亲吻她脸颊的权利,我不能亲吻她的脸颊了,不能轻抚她的头发了,她的手也不爱抚我了……

妈妈变成了悲情女,我的悲情女。

我不认为这不公平了。因为索莱娜活着的时候,妈妈给我们两个人很多爱,很多,甚至太多了。

有几次,我们想要两个人安安静静地玩一玩,可妈妈却不愿意,她让我们和她一起烧饭,一起做薄饼,一起给画上颜色,让我们指导她穿衣服,梳发型,还让我们和她一起玩儿。妈妈

不喜欢一个人待着。

以前她的心里有太多的位置给我们俩,或许给索莱娜一个人的位置就很多吧。即使妈妈有两颗心,四只手,十只眼……那么两颗心会装满索莱娜,四只手会伸向索莱娜,十只眼会为索莱娜落泪吧。现在我孤单一人了,可我不喜欢孤单一入呀。索莱娜低声嘱咐我不要伤心,有她在呢。而我想要妈妈,我想要我的妈妈,想要重新找回那些位置,但却不知道该如何做。我好想感受妈妈的气息,想让她再夸一夸我漂亮。

索莱娜死后的第二天,妈妈在家里摆放了很多照片,但却与以往不同了。以前客厅里有一张我和索莱娜的巨大广告画,壁炉上贴她的一张,钢琴上就会贴我的一张,厨房里贴她的一张画像,妈妈的卧房里就会贴我的一张粘贴画。

现在家里同样贴满了照片,成千上万张照片,可是照片里只有索莱娜,索莱娜笑的,索莱娜调皮的,索莱娜开玩笑的,索莱娜藏猫猫的,索莱娜吃东西的……索莱娜。

看到这一幕我哭了。我擤了擤鼻涕,叫来外婆。外婆叫我别哭了,告诉我说妈妈爱我们俩的程度是一样的,她让我给妈妈画一张像,我照做了。

我把画像送给妈妈,她亲了亲我说:“谢谢,我的宝贝儿”,但她并没有把画像挂起来,墙上已经没有位置了。

我又画了一张,然后又一张,画了成千上万张。我有权利享受她漫不经心的一句“谢谢,我的宝贝儿”;但是几天以后,妈妈火了,她大声吼我,嫌我烦她,嫌我独占了整个空间……整个空间……

索莱娜死后,妈妈早上不给我梳头了,她没有时间,也不愿意给我梳。索莱娜死了,我一下子长大了。我长大了,心被填塞得满满的,全是些我不需要的东西。我学会自己梳头,自己去上学,偷偷哭泣,然后再自我抚慰。

起初,我以为自己做不到,以为自己活不下去了,因为我试着自己梳辫子,可总梳不好。我总梳不好,于是就想:看过妈妈给自己梳了几百万次之后,还梳不好的话,那假如没有她,自己就什么也做不成了。

几缕头发鼓出来,几缕头发散乱在外,辫子梳得太松,头发梳得不平滑,辫子分得不均匀,我梳了五次,一次比一次哭得厉害,手臂长时间悬着,情绪变得焦躁,我感到越来越燥热。越是燥热,我就越生气,哭得也就越厉害。好不容易把辫子梳

漂亮了,却发现有一缕头发落在外面,要么就是皮筋掉在地上了,等我找到再捡起来的时候,辫子又全部松开了。

我越是哭,就越燥热,上学就越会迟到,也就越后悔不如之前梳的那次,没办法只好披头散发地去上学了。

大家对我都很好,好得有点过了,也过于伤感了,我宁愿他们不知道索莱娜的事,不知道妈妈的事,我真想把辫子梳好,那样的话他们或许就什么也不会知道了。

不过还算不错,因为课间可以休息,可以疯跑一阵,可以踢球,凯文同意我加入他的球队了。

凯文不是我的爱人,但我喜欢他。我喜欢他是因为他让我为了美好的事情而流泪。

他喜爱动物,曾经救过一只小鸟。这只鸟从巢里掉下来,掉在院子里,他把小鸟裹在自己的T恤里,放在班上自己课桌下面的笼子里。这件事他只告诉了我,我哭了整整一节数学练习课。我哭,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想成为雏鸟,想要温暖。

凯文对所有的人都很粗暴,对我却例外。他很懂我,我也明白他的痛苦。他什么都懂,他的心被填塞得满满的,也是些他不需要的东西。他想当兽医,为人和善,他之所以粗暴,是因为过于和善了,在这个世界上他有太多的苦痛,所以才自我保护的。

凯文,凯文这个名字没有太多色彩。凯文,难看的黑色,地窖的那种黑。凯文,就是教室里擦过一千次的黑板,满是残留下来的粉笔痕。可是凯文,他是我的朋友。在凯文的心里,完全没有色彩,他是那么阴郁,那么不快,得不到妈妈的爱。唯一有的就是一只苍白的手,迷失了方向,什么也抓不住,什么也摸不到,独自憔悴。凯文,那么黯淡,但却那么温暖,凯文以前是我的朋友,现在也是。

索莱娜总对我说,有一天我会嫁给他,他连小动物都照顾得那么好,他会是一个好爸爸的。索莱娜说的对,凯文会是一个好爸爸,而我也会是一个超级棒的妈妈,但她却看不到这一天了。

如果有一天我生个女儿,我也会叫她索莱娜。

喊她吃饭或做作业时,我会在房子里非常非常大声地唱:
“我的索莱娜,索莱娜,我的太阳,我的宝贝儿,索莱娜”。

每次我叫我的女儿,都可以看到我的妹妹。

家里再也没有声响了,就好像是我聋了。妈妈不言不语,拖着脚步,一整天都在点蜡烛,五颜六色的蜡烛,散发着香气的蜡烛。她是为了索莱娜而点蜡烛,为了让她依然闪耀,为了让她焕发光彩。

有一天我生病了,没能去上学,我烧得很厉害,喝了些汤,睡着了。我感觉有人抚摸我,挪了挪我。我朦朦胧胧地睁开双眼,妈妈俯身看着我,紧紧地抱着我,不停地喊:“索莱娜……索莱娜……索莱娜……索莱娜……索莱娜……”。

呼气喘息之间,都喊着索莱娜。

在一声声呼唤“索莱娜-索莱娜”的气息里,她紧紧地抱着我,都把我弄疼了。我一声声地叫着“妈妈-妈妈”,想让她清醒

过来。可我越说话,她就抱得我越紧,越是喊索莱娜的名字,笑得也越厉害。而我哭得很伤心,因为埋在她的怀里,靠着她,扑在她头发里哭泣,这让我觉得非常幸福。我哭泣的另一个原因是她居然不记得我那多彩多姿的名字了,我被遗忘了。我一声不发了,她也恢复了平静,靠着我睡着了,我心想自己再也不要生病了。

每吸一口气,“蕾阿-蕾阿-蕾阿”,每呼一口气,“蕾阿-蕾阿-蕾阿”,我不停地喊着蕾阿,就好像害怕忘记自己的名字,忘记自己是谁。

我的眼泪弄醒了妈妈,她站起身来,一句话也没说,去厨房沏茶了。

蕾阿—多彩多姿

蕾阿—回味无穷

蕾阿—搽得粉粉的,蓝蓝的,绿绿的

蕾阿—彩色的香粉

蕾阿,就是我。

索莱娜代替我死后,我向她发誓,会为了她而一直微笑,一直笑,我会成为一个好女孩,会为了两个人而活。当我没有力量为两个人而活时,就只为她而活着。

我的每次呼吸是为了她,我的歌唱是为了她。但我的哭泣是为了我,仅仅为了我。我的淘气也仅仅为了我。

最后一次和爸爸妈妈去乡下别墅时,索莱娜整个下午都在荡秋千,她头往后仰,说自己仿佛在飞。从我站着的那个地方看过去,她好像一个破布玩偶,她的喉咙煞白,使劲地拉着秋千的毛糙粗绳。我总觉得她会弄伤她自己,但却不知道怎样发生,要么是长时间紧拉绳子,手上会长出水泡,要么会从秋千上摔下来……我预感到这种欢乐会变成悲伤。

什么也没有发生,她从秋千上顺利地下来了,哪儿也没有受伤……于是我想,即使不是现在,也会是不久之后吧。

爸爸喊我们回家了,我们向他跑过去,他把我们俩拉起来在空中旋转了好一阵儿,我们笑得像疯子一样。索莱娜叫着说她被转晕了,我们摔倒在地上,站起来,又摔倒了,我们假装失去了平衡,爸爸同意扛着我们,把我背在背上,把索莱娜抱

在怀里,我们又继续笑着,直到爸爸栽倒在地。他一下子就倒下了,索莱娜和我一直笑,直到我们站了起来,可爸爸却永远站不起来了。

我们在那里站了似乎有一千年,一动不动,好像失重了。

寂静,寂静,寂静,无休止的寂静,直到消防员来了。当天晚上我们就离开了乡下,没有再去过。

这是死神第一次抓错人,那天不应该是爸爸……应该是索莱娜。

从那一天起,我们的时间都用来给他写信,画像,妈妈每周去看他一次,把我们的作品带给他。妈妈说这样他会感到很温暖,他一个人也不会很害怕。

一年来我都在问自己,我在想妈妈把我们的作品放在哪儿了呢?石头有缝隙吗?

她把我们的信读给他听了吗?把我们的画给他描述了吗?

为了让他看得见,她把我们的作品埋在他旁边了吗?

一年来我总央求妈妈带我去看看,我想直接和爸爸说话。我刚刚满了7岁,妈妈退让了。

于是,我弄明白坟墓是怎么一回事儿,那里根本没有邮